



鄉

心

广州白云华侨文学会作品选

乡 心

广州白云华侨文学会编

一九八九年10月

目 录

小 说

- 钟毓材 (美国) 再会吧, 南洋 (1)
- 王坚辉 钟毓材 在海滨听来的故事 (68)
- 王坚辉 加沙和我 (95)
- 伍岳良 玉壶冰心 (123)
- 陈魏忠 一张彩色照片 (131)
- 姚瑞英 鹊 桥 (151)

散 文

- 周国栋 (加拿大) 欧游散记 (170)
- 欧嘉年 香港啊香港 (193)
- 陈绍伟 海 恋 (200)
- 阮志远 姑姑的信 (206)
- 阮志远 清明扫墓记 (210)

若愚(秘鲁) 回国游览记(214)

江焯煊(加拿大) 神洲之行(224)

黄虹 开年遐思(240)

周永益 游子的心(246)

张丽嫻 怀旧(249)

欧嘉年 默默的忆念(252)

谢顺彬 新西兰点滴(263)

黄方生 眷恋故乡情切切(268)

陈劲 异国竖起“中国城”(273)



再会吧，南洋

美国 钟毓材

一

一千九百三十七年，热带海岛上最猛烈的一场暴雨，密密麻麻地下了一天一夜。

谢天谢地，雨到今天总算有了尽头，可是赤道线上的太阳又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，整个大地象蒸笼似的，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。到了傍晚，远远近近的青山、椰林、海，都被罩在白濛濛的雾里。

这是一座布满奇岩怪石的孤岛，四面被水围绕着。山上的枯树稀稀疏疏的，到处都是横坟断碑。歪歪斜斜的木屋子，零零星星地夹立在乱草丛里。屋子里面住的全是麻疯病患者。他们原先是居住在城市或乡村里的。过着和普通人一般的生活，后来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，便象野兽一样被驱逐了。于是他们一家一户地被扔在这个孤岛上，让他们任由病魔吞噬，岁月折磨，最后无声无息地灭亡掉！

“还不快下山去！”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声音从一间简陋的木屋子里传出来，“雨停了，听见没有？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！”砰的一声。什么东西被打碎了。

屋里昏昏暗暗，一盏微弱的椰油灯无力地燃烧着。桌前坐着一个少女，她的脸埋在两只细长的、没肉的薄手掌里，瘦削的肩膀在不断地抽搐。她面前摊开一本书，晃动的灯光把它染得橙黄。

“你听见没有？你……老是看你的书！”

少女面前的书被打落在地。我们已经无法看出这个男人有多大的岁数了。他没有鼻子，紫青色的脸凹凸不平；头顶上残留的几根稀发，再过些时候，也要脱落了。他发疯似地举起手，叉开那五只象枯树枝的手指，向女儿低垂着的脑袋抓过去。这时，从黑暗里冲出来一个奇丑的中年妇人，把他挡住：

“唉呀，阿丽的爸，你别生气……阿丽她会去的。”妇人说着，泪水从通红的眼眶里一涌而出，簌簌地沿着凹凹凸凸的双颊流淌下来。

男人低垂着头踱到小窗边。白色的水蒸气渐渐散了，在海的那边，城市里五颜六色的灯火好象各色的宝石，闪闪烁烁。他咬咬牙，猛的转身，从箱子里取出一个女人用的化妆盒子向桌上一扔，说道：

“拿去！马上给我下山去！”说完，他便双手捂住脸，一拐一拐地移到黑暗的角落，坐在矮凳子上呜咽起来。

妇人温柔地抚着女儿的头：

“阿丽，爸爸是要你好的。你不是不知道，爸妈得着这种病，枉做了一世人，他不忍心自己的女儿再过这种非人非鬼的日子。你去，到那城里找个人睡一下，你就会好的……”

“妈！”阿丽象被火烫着似的，猛然站起，瞪大眼睛，嚅动着嘴唇，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。可是当他看见妈妈伤心垂泪的样子，便温顺地拿起桌上的化妆盒子，打开它，低语道：

“妈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……”

二

这是一座南洋群岛的著名水城，东方的威尼斯，谁也无法数清这里有多少道河渠，有多少只水舟，有多少座木桥。密集的河渠一如人体里交错不清的血脉，那多如繁星的木舟，便是血球，造成这城市动的生命。每当涨潮之时，街市便浸在水中，浅处人们提履在手，赤足涉水，车轮过处，溅起水花；深处人们便以舟代步。这诗情画意的景象，在炎热的赤道上是独一无二的。

闻名的卡布斯河把城市分成南北两岸。夜已降临，老埠头的霓虹灯眨着鬼眼。热闹的街市上，撩人欲醉的爵士音乐和豪壮的救国之歌相混在一起。堂皇的酒楼里，达官贵人在轻歌曼舞，盛满威士忌、白兰地酒杯碰得当当作

响；而在僻静的角落，下等妓女口中叼着纸烟，斜倚在木桥栏上，出卖她廉价的微笑……

卡布斯河，滚滚波滔，驮着从原始森林里砍伐下来的一排排木筏，驮着载满椰干、咸鱼、虾膏等土产的货船日夜奔流。当然，从别处来的船只上，依靠夜色的掩护，也潜进来无恶不作的海盗和大贼……

这便是一九三七年的东方威尼斯的夜，无奇不有的夜！

几乎每天如此，当杨枫林那年青妖冶的后母大声呵斥佣人的时候，连珠炮一般的不堪入耳的骂声就把他从家里逼出来；他飞快地跑过花园，奔出那漆着鲜红色的铁栏栅门。

繁华热闹的街市他是不去的，他讨厌那摩肩接踵的人群，浓装艳服的女人身上传出来的巴黎香水味使他窒息。他爱在河边一条清静的街道上散步。

杨枫林拖着长长的影子，迎着清爽的海风，默默地走着。他要趁这个时候，清理一下近日来缭乱的心绪。自从参加热血剧团以来，他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有意义的工作中去了。他编剧、写歌词、导演，有时还自己在剧中充当一个出场不多的角色。他想起前个月剧团在本城演出时的盛况。他写的剧本《望故乡》获得人们一致的好评，使他感到莫大的安

慰和从未有过的兴奋。他深深体会到艺术的伟大力量和动人的魅力；他现在坚定不移地要为这美丽的事业而贡献自己的青春了。最近，剧团正在休整，这几天他又在构思另一个剧本。人物已经在他的脑中活动起来，正待他挥笔而就。只要给他安静的环境，给他时间，他的“婴儿”就将顺利诞生出来。可是，他那纷纷扰扰的家庭，他那完全不理解自己的亲人，使他苦恼万分。尽管他把自己深锁在房里，但是打麻雀的嘈音、吵骂声还是象空气一样无孔不入地传进来，打乱他优美的构思，把他的灵感驱散得无踪无影。

杨枫林一想起这些，就气恼，就烦闷……他在河边那条僻静的街上漫步，久久仍不能驱散心头的烦恼，走着走着，突然，他发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少女站在昏黄的街灯下。她把脸埋在手掌里，两个肩膀不断地抽搐，使得她颇长的影子在地上颤动着。看来这不象卖笑的女子，也许是一个不幸的姑娘吧？杨枫林走上前，轻轻地问道：

“小姐，你怎么啦？”

象触电一样，少女猛然抬起头，退后几步。她的脸苍白而消瘦，薄薄的嘴唇惊讶地半张着，两只大大的眼睛盈满泪水。

“小姐，你若有什么不幸，我可以帮助

你。”杨枫林诚恳地说道。

少女渐渐地平静下来，摇了摇头。杨枫林沉默了片刻，叹了一口气，向她点点头，歉意地说：

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我冒昧了。”

正当杨枫林移动脚步离去时，一阵“唉哟……唉哟……”凄厉悲惨的女童尖叫声，从对面传来。他们不约而同地望过去，只见一间杂货铺子前面，一个中年汉子揪住一个断了双脚的印尼女孩子的头发，用扫帚使劲往她身上乱打。

“贼种，你这叫化子，敢来我店里偷，打死你，看你还敢不？……”

女孩哀声地求饶：“我没有偷，没有偷……”

杨枫林不看则已，一看怒火冲天，箭似地奔过去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臂，抢过扫帚，用力往街中心一扔。起初，那人被这意外的袭击吓了一跳，随后便瞪大眼睛，气势汹汹地对杨枫林说道：“你少管闲事！”但一看杨枫林那双虎虎生威的眼睛，那强有力的臂膀，便畏畏缩缩地转身走进了店子。

被辱打的女孩躲在墙角下低低哭泣。杨枫林走前去，俯下身问她：

“小姑娘，你家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……我没有家。”

杨枫林的心突然象块铅似的，感到十分沉重。他从衣袋里取出两个银盾，塞在女童手里。

“先生，谢谢你。”女孩脸上挂满泪痕，感激地说。

杨枫林这时才发觉刚才那位少女站在旁边，怔怔地看着他。杨枫林目送着那弱小的没有双脚的躯体，艰辛地移动开去，慢慢地消失在街的尽头……他觉得一阵寒冷，浑身颤抖，随即点燃一支香烟，深深地吸了几口。

他们两人沿着河岸漫步走去。河风把对岸的一排排椰树吹得翩翩起舞，发出沙沙声响。河水卷起层层波浪，有节奏地拍打着河岸。一条黑暗横街里，一群当地的土人正在击鼓跳舞……

杨枫林余怒未消，愤愤然说道：

“那家伙太可恶了，欺弱怕强。如果敢不听阻止，我会把他扔进河里去的！你说，为什么那些过路的人对此熟视无睹呢？人类的同情心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先生，这种事情到处都有，你管得了吗？个人总是极其渺小的。”那少女说道。

杨枫林惊奇地看了看少女，说：

“这里实在太多事情使我不能平静。总有一天，这些不合理的东西都要被人类所抛弃，象腐烂的果子一样，被扔下海去。”

他们边走边谈，话语渐渐多起来。当少女问到杨枫林的家庭时，杨枫林停下脚步，眯起眼睛望着远方，少女也随着他的眼光望去。卡布斯河入海处，河面开阔，一只孤帆在茫茫的天边隐约飘浮，沉默了一会，杨枫林感慨地说道：

“我就象那只孤帆。我从小失去慈母。家父经商，完全醉心于金钱，从不理我。”

“除了令尊大人，家里就没有其他亲人了吗？”

“还有后母。”杨枫林一想起年青妖冶的后母那种对自己挑逗和揶揄的目光，心就象被扎了一下。

少女凝视帆影，过了一会，好似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人真象孤帆一样，今天在这里飘零，明日不知在何处沉没。生命是可悲的。”

“不！生命并不可悲。”在杨枫林眼中，孤帆并不是缥缈无定的象征。想了想，他望着跟前的少女说：

“我念一首孤帆的诗给你听——

在大海底深蓝色的浓雾里，
一只孤帆儿闪着白光——
它在寻求什么，在这遥远的异地？
它抛下了什么，在那自己的故乡？
波涛在汹涌，海风在呼啸，
桅杆弓起腰来发出轧轧的声响，
唉，——它不是寻求幸福，
它也不是在逃避幸福！——

它下面是澄清的碧色的水流，
它上面是黄金色的太阳：——

而它，不安的，在祈求着风暴，
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安详！

“你听，写得真好！我愿意成为这样的孤帆。小姐，我和你相反，我觉得生命是强有力的。古往今来，不是有许多人的光辉的生命值得我们赞叹吗？你的生命也同样可以使之灿烂的。”

少女被这首诗和杨枫林激昂的话语所激动，她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赞美自己的话；她有点受惊了，抬头看了看杨枫林，他的双眼放射出动人光彩。

两人沉默了，都怀着深情望着那只孤帆。过了一会，杨枫林突然开口问道：

“你为什么不谈谈自己呢？”

少女摇摇头说：

“我没有什么可谈的，先生，我是一个渺小而可怜的人。”

杨枫林听她老是客气地称呼自己作先生，笑将起来：“我叫杨枫林。你就叫我枫林吧。你不该妄自菲薄。对啦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”

“我叫阿丽。”

“好名字。阿丽，我们到前面去喝杯咖啡，你同意吗？”

阿丽默默地点点头。

杨枫林和阿丽走进一间小小的咖啡馆。店的客人不多，颇为雅静。浓郁的咖啡香气弥漫着。他们拣一个角落的位子坐下。阿丽正好对着墙上的一面方形的镜子。她整理好被风吹散的乌黑的秀发，才发觉自己的脸是那样苍白。但是她又暗暗高兴，幸好刚才下山的时候，在溪流里把脸上的脂粉洗掉了。

伙计送来两杯冰冻咖啡。阿丽呷了一口，静静地注视着相对而坐的新结交的朋友。她现在才把杨枫林看清楚。他很年青，最多不过二十一、二岁，长长的头发黑而浓密，卷地起伏着波浪。稍长的脸上，额头宽广；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时时闪烁出灼人的光芒；高直的鼻子，线条明显的嘴唇，显露出一种刚毅的

神气。杨枫林被阿丽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一口气喝完咖啡，亲切地问：

“你喜爱看书吗？”

“在我孤独的生活中，唯有书陪伴着我。”

“你喜欢看什么书？”

“我喜欢看悲哀的书。小学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位我敬爱的老师教会了我爱书。我永远记着这位老师。”

“我也有这样的老师。我常常认为，好的老师比父母还重要。阿丽，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吧。在这个时代，每个人都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，尽管是极其微薄的也好。”

阿丽笑了笑，红着脸说：“我能做什么呢？”

“你可以演戏，唱歌，要是你愿意学，还可以写剧本。”

“哎哟！你把我看成什么了。你实在不了解我，我是什么也不懂得的，但能为社会尽点责任，我倒是久已向往的。先让我打打杂工吧，譬如打打扫扫，抄抄写写之类的事，我怕是可以胜任的。”

“你太谦虚了，阿丽，我把你介绍给我的老师认识。一经同意，你便是热血剧团的成员了。时候不早，我们该走了吧？”

他们走出咖啡馆。杨枫林想握阿丽的手。

阿丽不把手伸给他，笑将起来：

“我们不是成了朋友吗？何必要这般客套呢？”

杨枫林也笑了：“好，阿丽，我们明天晚上就在这里见面，要我送你回家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你，我还想去见一个朋友。”她撒谎道。幸好是在夜里。杨枫林看不见她脸上惶恐的表情。

“那我先走一步，明晚见。”

阿丽点点头。她伫立在街旁，瞧着杨枫林高高的身影消失在黑夜中，然后返身急促地走出了都市，找到了渡船，向孤岛划去。

登上孤岛，迎着潮湿的、带有寒意的夜风，阿丽一面走一面低首沉思。杨枫林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在她的脑际浮沉；想到他那两道灼人的目光，他那如火的热情，激奋人心的话语，阿丽浑身发热，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。她庆幸自己能遇上这样一个朋友。但是一想到自己可怜的身世，无望的疾病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心如藏冰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……

阿丽一进家门，就默默地在桌边坐下，痴痴地低下头，她的双亲一见女儿回来了，不约而同地从凳子上站起来。阿丽爸推了推老伴，阿丽妈会意，挨近阿丽，胆怯地问道：

“阿丽，你累了吧！吩咐你做的事做了吗？”

阿丽抬头望望母亲，摇摇头。阿丽爸一看，立刻气势汹汹地跨前来，一把揪住女儿的长头发，骂道：

“看你将来变成鬼样子，不如趁早把你打死了事！”

阿丽妈握住丈夫的手臂：“你饶了她吧……”

他没有松开手：“没有出息的东西！”

阿丽忍住疼痛，歪着脖子，睁大眼睛，愤然说道：

“爸，我好了，可人家呢？他们不又象你和妈一样痛苦，一样不幸终生吗？”

阿丽的父亲象被无形的鞭子狠狠抽了几下，脸孔顿时变得非常难看。他松开手，霍然用双手蒙住脸。

“老货，唉，你别难过。”妻子解劝他。他吼叫一声，拼命地锤打桌子，上面的杯子跳动着。然后他踉踉跄跄地走到黑暗的角落里，悲凄地呜咽起来……

三

今晚月色特别好。卡布斯河的水涨得很高很高，两岸金黄色的灯光和银白色的月光在荡漾的水波上互相辉映，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。

阿丽匆匆来到昨晚相约的咖啡馆。她一到